

中州盛开大寨花

(第二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州盛開大寨花

(第二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州盛开大寨花
(第二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驻马店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4年3月第1版 197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0 册

统一书号 3105·162 定价 0.23 元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农业学大寨

目 录

千军万马战犹酣

——辉县人民大干苦干改变农业生产面貌的事迹

.....《河南日报》记者 (1)

大干才能大变

——中共滑县县委带领群众大办农业的事迹

.....《河南日报》通讯员 《河南日报》记者 (17)

大批 大干 大变.....中共永城县委员会 (27)

大寨红花秦寨开.....中共兰考县委宣传部 (36)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赞歌

——安阳县人民兴建跃进渠的事迹

.....中共安阳县委委员会 (43)

三年大干 面貌巨变

.....中共巩县回郭镇公社委员会 (52)

万亩城湖鱼跃粮丰

——淮阳县城关人民学大寨改造环城湖的事迹

.....中共淮阳县委宣传部
淮阳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 (62)

学大寨要只争朝夕

……………睢县尚屯公社李庄大队党支部 (71)

敢教日月换新天

——洛宁县砚凹大队修建“幸福渠”的事迹

……………中共洛宁县委委员会 (77)

苦干实干 三年巨变

——商城县丰集公社青山大队学大寨调查

……………中共商城县委宣传部 (88)

黄泛区边大寨花……………中共淮阳县委宣传部
淮阳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 (96)

努力改变生产条件

——罗山县东卜公社双楼大队学大寨调查

……………中共罗山县委员会 (106)

小杨庄巨变……………原阳县革命委员会 (112)

千军万马战犹酣

——辉县人民大干苦干改变

农业生产面貌的事迹

一个县的农业面貌能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较大的改变？粮食产量能不能大幅度增长？辉县人民以高速度发展农业的丰硕成果，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辉县位于太行山东南部，三面峰峦环绕，中部丘陵起伏，山地占全县面积百分之七十，历史上旱灾频繁，粮食产量很低。解放前夕，全县粮食总产九千万斤，平均亩产只有一百多斤。解放后，农业合作化运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产量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文化大革命前的九年中间，全县粮食总产一直徘徊在一亿九千万斤左右，平均亩产不过二百五十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激发了他们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打破了辉县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辉县人民坚持学大寨，赶林县，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干部带领群众大干、苦干，一口气干了几年，继一九七〇年粮食上《纲要》

之后，一九七二年又战胜旱、涝、风、雹等严重灾害，过了“黄河”，粮食总产达到三亿九千万斤，平均亩产五百二十七斤。与一九六五年相比，粮食总产、单产和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都增长一倍以上。各条战线，千军万马战犹酣，到处呈现一片兴旺景象。

为什么辉县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人们的回答是：“领导带头大干，辉县面貌大变。”

“把耽搁的时间抢回来”

文化大革命初期，原辉县县委的领导成员到群众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接受群众的批评帮助。批判会上，大字报上，群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辉县和林县山连山、川连川，为什么林县农业上去了，而辉县山区的落后面貌长期没改变？”

面对群众提出的问题，原辉县县委的领导成员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们深深感到，群众意见提得好，指出了辉县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抓住了领导思想上的要害。对于辉县山区工作的被动状况，原县委第二书记郑永和同志有着深切的体会：一九四九年，他在高村搞土改，春季大旱，只好停下土改搞抗旱；一九五〇年，他到常村区当区长，区委书记一见面就说：“你来常村，不会救灾不行，这里的工作就是年年救灾！”一九五三年，他去薄壁区任区委书记，一上任就碰上“捏脖旱”；直到一九六五年，县委还忙着给山区群众送水吃，一人一天五斤水。“抗旱……抗旱！”几乎

每年都要抓耳挠腮，喊破嗓子，采取临时的应急措施，陷于“年年抗旱年年旱”的局面。

一九六五年，原辉县县委曾组织部分县、社领导干部，先后到大寨、林县参观。他们看到大寨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天三晌活，一天两送饭，两头见星星。他们从红旗渠总干渠的渠首走到渠尾，看林县人民怎样把漳河水“搬”上了太行山。两次参观，使大家认识到，辉县与大寨、林县相比，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有很大的差距，而根本的差距，就是领导思想上的差距，世界观上的差距。郑永和同志代表原县委向群众检查说：“辉县面貌没改变，不怨土薄石头多，不怨老天爷不合作，就怨我们这些领导干部的革命精神差。党和劳动人民把辉县交给我们，是叫我们‘变’辉县，不是叫我们‘看’辉县。可我们没有很好地领着干，没有很好地领着‘变’，守着老摊子，忙着补漏子，修修补补过日子，一下子耽搁了好多年。……”他说着，流下了眼泪。郑永和同志检查后，原县委的一些领导成员找到他，激动地说：“老郑，咱没听毛主席的话，对不起贫下中农！往后咱去当个好社员，可要破上老命，改造辉县啊！”

革命群众对那些勇于认识和改正错误的干部，给予满腔热情和充分信任。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当辉县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革命群众又推选郑永和同志和原县委部分成员进入革委会，郑永和同志担任了县革委会主任。老郑问大家：“劳动人民又把权力交给了我们，我们怎么办？”大家的回答是：“拼命干，把耽搁的时间抢回来！”

重新认识辉县 彻底改造辉县

县革委会刚刚成立，县革委会领导成员就带着重新安排辉县河山的决心，到山区调查去了。由领导成员亲自进行的山区调查，先后有过四次。他们上最高的山，走最险的路，到最偏僻的村庄，访问了四百七十多个大队，广泛征求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意见，取得了改变山区落后面貌的第一手材料。

县革委会成员中的多数人，过去就熟悉辉县山区。但是，大家感到，有重新认识山区的必要。辉县山区是“不堪改造”，还是大有作为，不同的世界观会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在九山顶上，大家举目北望，看到的是重重秃山，道道荒沟。过去，这些秃山荒沟，曾使人望而生畏；今天，他们却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美好的未来。郑永和同志感慨地说：“谁说荒山可怕，咱叫它松柏戴帽，果树缠腰，荒山坡下造良田。山上汛期有洪水，可以修水库；山下地下水丰富，可以打井。山上石头多，修渠、修坝用不完。这样好的条件上哪儿找！”

经过周密调查，参照四清运动后原县委提出的初步规划，县革委会制订了一个大打“水”、“土”之仗，改变辉县面貌的蓝图。它抓住了辉县农业生产中的主要矛盾，集中了贫下中农的迫切愿望。全县五十多万人民以空前的革命干劲，向大自然进军了。

震撼山谷的劈山炮声，频频传送水利建设的胜利消息：

一九六九年六月，辉县山区头一座中型水库——库容一千四百万立方米的陈家院水库竣工了。这座水库蓄住了水量丰富的香木河水，通过四百里长的石砌渠道，把遍布在北部山区的水池、旱井连接起来，犹如长藤结瓜，形成了一个能蓄、能灌的水利网，使十万亩山岗薄地摆脱了干旱的威胁。接着，辉县东部丘陵区的“东大方”电灌站胜利建成了。自古以来，只供文人骚客吟咏玩赏的百泉之水，经过五级提升，爬上山岗，灌溉四个公社、二十三个大队的三万多亩耕地。其中一万五千亩耕地，连续三年粮食平均亩产千斤以上。在兴建重点水利工程的同时，小水库、蓄水池、打机井、挖山泉等小型多样的水利建设，因地制宜，遍地开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在兴修水利的捷报声中，还开展着改土、造田的群众运动。辉县山区有二十多条季节河，每年汛期只过水几个小时，却占地七万多亩。文化大革命以前，群众提出过拦河造田、把河道变成耕地的建议，但是，不少人担心洪水要冲河槽地，拦河造田的建议便被长期搁置下来。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下了暴雨，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从数十条山沟奔腾而出。“洪水冲不冲河槽地？”当日清早，郑永和就与县革委会副主任、武装部长刘怀松等同志涉水出发，走进了刚刚被洪水冲闯过的山沟。

在郊东沟，他们看到一根水泥电线杆，底下有个水泥墩。洪水把石头冲走了，而这根杆子还笔直地立着，不为洪水所动。“只要根脚牢，洪水冲不倒。”他们兴奋地议论

着，继续往前走。

在豆棚，他们看到一个小水库。洪水把渠墙冲毁了，泥沙把水库淤平了，而那座水泥浆砌的石头坝却完整无损。于是，他们又得到一个启发：“拦河造田，地坝要用水泥浆砌。”

他们来到松贡水大队的小寨里沟。郑永和小时候在这里放过羊。他记得那时有一个姓方的农民，用牛大的石头在这里打坝造地。现在，他看见那道地坝还牢牢地“坐”在那里。地块里的土层不仅没有流失，刚刚过去的洪水又留下一层淤泥。这时，他们又得出一个结论：“坝不倒，土不跑。”

三天后，他们从山沟里钻了出来。郑永和的鞋掌跑掉了，鞋钉把脚扎伤了。刘怀松的鞋底也早已磨出两个大窟窿。但是，他们带回了战胜洪水的第一手材料，带回了拦河造田的坚定信心。担心洪水冲河槽地的人们被说服了。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出现了拦河造田的热潮。

经过几年的大干，辉县的农业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九七二年与一九六五年相比，中小型水库由十二座增加到三十座，石砌渠和水泥渠由一百二十七公里增加到二千一百七十四公里，机井由三百零八眼增加到四千一百八十八眼，灌溉面积由三十六万亩增加到六十万亩。全县平均一人一亩多水浇地。同时，全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耕地进行了深翻平整，修建大寨田十三万亩，新造地一万二千亩。山区粮食产量有了成倍的增长。辉县山区“改造不了”的旧观念已被彻底打破。

“让辉县出现更多的营寺沟”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新县委成立了。第二年春天，县委书记郑永和带领参加县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县、社领导成员，来到了南寨公社营寺沟大队。这个大队位于两省三县交界的深山沟里，四百四十亩耕地分布在三岭十沟五十凹，大大小小五千多块。一九六八年以前，粮食平均亩产只有二百多斤，年年吃统销粮。因此，有人说：“营寺沟是鸡蛋壳里发面——没有啥发头。”而现在，营寺沟大变样了。经过两年的艰苦劳动，社员们合并了地块，加固了地岸，加厚了土层，小片山坡地已经变成了大寨式的水平梯田。在那条八里长的乱石沟里，还造出了几十亩新地。全大队的粮食产量提高了一倍以上，在过“黄河”的光荣榜上，已经写上了营寺沟的名字。“营寺沟为什么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大家带着这个问题，走进了营寺沟。

营寺沟大队党支部书记靳守信，向大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是党支部的一些同志认为营寺沟“改造不了”的时候，贫农老汉元家清，却沉声不响地用自己的双手开始了改造营寺沟的战斗。他终年为集体造地，把上茅草沟的一沟石头，变成了一沟庄稼。一九六九年，元家清老汉患了食道癌。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仍挣扎着，到山沟里去。社员们说：“元大爷，你在家歇着吧！”他说：“我躺不住，我想再给子孙修点地。”他蹲在地边砌石头，把生命的最后时刻献给了集体。

元老汉去世以前，大队党支部书记靳守信来到了他的身边。元老汉说：“我……修不成地了。……不怕穷，就怕懒。你们领着……要正经干嘛！”他又把孙儿、那个十八岁的新党员叫到身边，说：“我不中了，……可咱那任务还没完，你要听党话……干！”

营寺沟大队的干部牢牢记住这位贫农老汉的遗嘱。他们从元老汉修造的四十多块梯田上，望见了蕴藏在群众中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深深感到，领导落在群众后边了，必须振作起来，担负起领导责任。在元老汉的追悼会上，党支部发出了“学习元家清，改造营寺沟”的号召，全体社员怀着对元老汉的深沉的悼念，斗志昂扬地投入了整老地、造新地的战斗。

听了这个故事，前来参观的每一个同志都在深思。贫农老汉元家清的语重心长的遗嘱，在激励着他们；营寺沟大队党支部从安于现状的精神状态里解放出来，勇敢地担当起领导责任的经历，在启发着他们。他们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领导班子要当群众运动的火车头！”

大家走进了那条八里长的乱石沟。社员们正把沟里的石头起出来，筑成地岸；有的社员爬到悬崖上，钻进石坎里，把山缝里的“鸡窝土”掏出来，一筐筐地填在乱石沟里，就这样造出了一沟好地。人们被营寺沟社员的冲天干劲深深感动了。郑永和感慨地说：“啥叫革命？守老摊儿不叫革命，爷爷奶奶干啥咱干啥不叫革命；象营寺沟这样，吃大苦，耐大劳，改天换地才叫革命！我们要向营寺沟学习，让辉县出

现更多的营寺沟！”

在改变辉县面貌的斗争中，象营寺沟这样大干、大变的先进典型，已经成批地涌现出来。中共辉县县委十分重视先进典型的发现、培植和推广工作，用各种类型的学大寨先进经验，丰富领导思想，带动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胜利发展。一天夜晚，郑永和同志思考着、归纳着各种学大寨先进典型的事迹，满怀喜悦地编了一首“先进典型”歌：“群井汇流看张村，黄水三次截潜流，深井取水西井峪，龙王庙水空中流。上八里新建大寨田，拦河造田郊东沟，劈山修地白甘泉，沙滩造田数‘洪州’。……”这批先进典型的事迹已经传遍辉县大地，教育和鼓舞着人们在改造辉县的斗争中去创造更大的成绩。

“领导流了汗了，给咱干出样了”

“身教胜于言教，带头实干最好。”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辉县各级干部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学大寨的一项重要内容。县革委会和新县委建立五年多来，常委坚持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在机关值班，三分之一搞调查研究，三分之一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每月轮换一次。从领导成员到一般干部，人人有一套常用的劳动工具。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在辉县农田水利、山区交通建设的每一个重要工程上，都倾注着辉县各级干部的心血和汗水。一九七二年，县委、县革委会常委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时间，平均每人八十天；公社干部平均一百七十八天。五年来，郑永和同志平均

每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百一十天。

那是陈家院水库动工半月后的一天，在工地附近的山坡上，工地指挥员们的一场考试就要开始了。郑永和同志带领着二十多名干部，拿着锤、钻来了。民工们纷纷围拢来，为他们加油助威。郑永和同志宣布：“今天考试破石头，二十分钟钻一个眼，看谁钻得快，钻得好。”干部们都脱了衣裳，在一块红石板上，丁丁当当干起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在水库动工的时候，工程指挥部算过一笔账：水库计划三年建成，而参加施工的二千七百多名民工中，只有三百多名石匠，光备料就要用四年时间。怎么办？当人们正在发愁的时候，郑永和同志把工地上各级领导成员召集起来，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生在太行山，不敢斗石头，不是愚公是智叟。”会后，一人准备一套锤、钻，到石匠中间去了。眼下，在这块两间房大的红石板上，正考核着半月来的学习成绩。

二十分钟过去了。干部和民工一起，对每个人的“手艺”进行了评比。大家高兴地看到，二十多人中间，只有两人稍差，其余全部合格。第一名，原上八里公社党委委员申全喜；第二名，原南村公社党委副书记王保春；第三名，县委书记郑永和。

整个工地都在传扬着领导干部的考试，都在称赞着石匠师傅的“新徒弟”。榜样是无声的命令。从平川来的民工也都拿起了锤、钻，年轻的女民工们还组织了“石姑娘队”。两千七百多名民工，就是两千七百多名石匠。备料进度大大

加快，水库工程如期完工。

一九七〇年十月下旬，辉县传扬着一个新闻：县直二百多名干部扛着工具，背着行李，开进了人烟稀少的“洪州城”。“洪州城”位于县城西北的太行山下，是一片山洪冲积而成的乱石滩，占地十多万亩。满地石头，五谷不生，不知荒芜了多少年。县革委会一成立就作出规划：改造“洪州城”，向荒滩要地。但是，不少人还存在着疑问：县林场曾在这里植树造林，“十二年的柏树一人高，十六年的槐树不成椽”。“洪州城”改造得了吗？现在，县直“五·七”干校在这里开学了。“洪州城”附近的社员，都在注视着这批穿制服的“拓荒者”，传播着“洪州城”里的见闻：

“县干部安营扎寨了！”是的，荒滩上搭起了草庵、帐篷，那是“五·七”干校的第一批校舍。

“‘洪州城’里造地了！”干部们正把荒滩上的石头刨出来，筑起两米高的挡风墙；把活土翻上来，垫起了一米厚的活土层。

“‘洪州城’机井出水了！”这是三眼机井，六寸水管抽不干，一天到晚不断流。

“‘洪州城’请来个老石匠，要盖楼了！”这个“老石匠”，名叫郑永和。他带领县直干部破石头、锻石头，用造地时刨出来的石头，盖了五十间“石头楼”。

两年多来，县直干部在这里一边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一边劳动，共造地六百亩，植树一万七千株。乱石滩上出现了一块渠水环绕的绿洲。首季试种庄稼，就收获了四万